



出浪

紫松 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浪迹

紫松 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

A483399

击浪

紫松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6年11月第1版 1976年11月第1次印刷
统一书号：10106·745 定价：0.75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文化大革命中大别山区梅河水库两个阶级、两条路线斗争的长篇小说。整个故事是紧紧围绕水库管理工作要以阶级斗争为纲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大搞群众运动这个中心思想展开的。小说通过主要英雄形象，满腔热情地讴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。作者努力塑造了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梅河水库党委书记郑明。青年干部金子贞、老贫农赵三爹、青年工人张宗华等英雄人物，也都刻画得颇有特色。作品语言朴实生动，生活气息较浓。

农历十月，位于大别山脉丘陵地带的梅河水库，正是风和日丽小阳春，湖光山色，满眼青翠。

天，湛蓝湛蓝的。缓缓移动的云彩，有的象款款飘拂的薄纱，有的似喷芳吐艳的花卉，妩媚多姿，变化无穷。

一道葱郁的山峦从西往东，象一座彩色的屏风，遮住了北边的天空；山势逶迤，由低而高，形成一座崔嵬的主峰之后，便又陡然低落，象一位智勇过人的英雄，挥振大氅，仰视长空。阳光下，那明暗间隔的山岭上，每隔不远就见一簇簇红艳艳的枫林，宛如无数面迎风招展的战旗，把它近处的峰峦笼罩在光辉灿烂的红光之中。

这就是红冈山。

红冈山没有它身后大别山的莽莽苍苍的气势，但它那俯视大江南北的气概，却给人一种英姿勃发的感觉。

碧水长流，风光如画，座落在红冈山脚下的梅河水库，象一面巨大光洁的明镜，把天光、云影和水库大坝的雄姿全都摄入。

梅河水库是专门拦蓄红冈山雨水的。相传，山下有条

河，沿岸梅树成林，每年冬春，红艳艳、黄灿灿的梅花，争相开放，一望无际。春风吹来，梅花落在水里，连这条河也变成梅河了。现在，这里的面貌已经大变。大干旱的一九六〇年，十万劳动大军，在这里安营扎寨，战天斗地，奋战了一个冬春，一年多时间建成了这座蓄水六千五百万方的水库。十多年来，在红冈山南麓，无论是春天的潺潺流水，还是夏季的咆哮山洪，大都被这个水库拦蓄起来。然后，经过输水管，流进渠道，欢快地进入那些急待灌溉的稻田、棉地。

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红冈山地区带来了好光景。水库管理处的工人和干部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，周围环境也大大地变了样。原来，大坝等枢纽工程的附近，是一片荒秃秃的山坡，在一些向阳避风的地方才有一些简陋的工棚、平房。眼下却是另一番天地。你看，满眼翠绿，郁郁葱葱。那绿树掩映的红瓦屋，有的是水库管理处办公室，有的是职工宿舍，有的是公共食堂；那临近水边的一排排两层楼房，是新建的水库招待所。穿过工作区和生活区的一条马路，宽敞平坦，路面全是用明亮的细沙铺垫的，两旁是一色的阔叶梧桐。难怪到这里来参观的人，都说这里比城市的公园还美，比疗养院地带的空气还新鲜。

有这么一种说法，到水库去工作的人，老年的是养老，年轻的是享福，体弱多病的是疗养。其实，并不是这么一回事。这如画的景色是怎么来的？是广大贫下中农和

水库职工，在十多年里革命加拚命干出来的啊！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，晴天，谁个不是一身汗？雨天，谁个不是一身湿？就是靠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，靠一双双长满厚茧的大手，加固了大坝等枢纽工程，栽起了一棵棵绿树，盖起了一座座砖瓦房。幸福不是从天降，一分收获怎能少得了三分耕耘！

去年，也就是一九六九年，水库职工在数九寒天里，四处奔走，辛勤苦战，终于完成了灌区的成龙配套工程，提高了灌溉效益。在那滴水成冰的日子里，日夜下水库，捕捞鲜鱼三十万斤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。梅河水库，在地区和省里都被评为先进单位，一面面先进单位的锦旗，在办公室墙壁上闪耀着光采哩。

有人说，现在梅河水库的日子够红火的啦！如花似锦的景色，先进单位的称号，地区、省里的一些新闻出版单位，都介绍过这个水库管水和充分利用水面的经验……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？还有什么冲突、分歧呢？

不！分歧是有的，而且斗争很激烈呢！

本来么，世间的万事万物总是通过不断斗争才进步、才向前发展的。即使开展了文化大革命，即使在一个先进单位，在企业方向道路和经营管理上，同样存在着两个阶级、两条路线的斗争。正如毛主席指出的：“**管理也是社教。**”在社会主义企业内部，阶级斗争依然存在。无产阶级对企业的领导权只有在斗争中坚持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，

才能得到巩固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斗争实践告诉人们，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，执行什么路线，对企业的发展方向是具有决定作用的。梅河水库岂能例外？

太阳刚刚偏西，管理处的电话室里，响起了呼喊声：
“小方！”

呼声短促，但很严厉。然而，却听不到任何回答的声音。

随后，电话室门里闪出了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，中等身材，前额微耸，眼眶略陷，一双灵活的眼睛正打量着四周。

他，就是管理处党委委员、办公室主任高文光。

老高急匆匆地向前面的空坪子走去。

空坪子，有两个篮球场大。一半，砌了些石桌石凳，供人休息；另一半，是篮球场，靠近边缘种有一行行阔叶树。

高文光站在坪子的边沿，向下眺望。坡下的饭堂、职工宿舍、输水亭、副坝以及在树隙中出现的每一个人影，都被老高看得一清二楚。

可是，他瞅来望去，眼睛望花了，就是没见着电话员方小刚的影子。

老高皱着眉头，心里想着两件事：一是刚才县委任副书记从梅河区元坪公社元坪大队打来电话，说当前小麦和

红花草旱情严重，必须开闸放水。老高认为，这无疑是要立刻去办的。二是区里后天进行篮球选拔赛。这次比赛，在老高看来是关系到水库荣誉的事情，因此，练球活动必须抓紧。虽说革委会副主任、党委委员金子贞带领十来个人到附近小学练球去了，但她毕竟是个姑娘伢，新提拔的，那群野马似的后生伢，还得自己亲自督阵，抓一下为好。

刚才老高一接完任副书记的电话，便确定一小时内把水放出去，然后赶到金子贞那里去。

但是，办公室不能不留人呀！上面来了电话怎么办？外单位来人谁接待？

这鬼电话员窜到哪里去了？刚才还在电话室内！老高的眉头皱成了结，手一挥，泄出自己心中怒火：“非狠狠地训他一顿不可！”

高文光车转身子，忿忿地向办公室走去。

办公室就在这一排房子的正中间，隔壁就是电话室。

高文光前脚刚跨进门槛，便止住了。刚才找得人心焦火辣的电话员，却坐在办公室里，默默地在翻阅一本小册子呢。“目无领导”的闪念在高文光脑里掠过，一股无名火立刻升起，他几步走到电话员面前，指着对方的鼻子问：“你，你，耳朵聋了！”

方小刚圆睁着惊疑的大眼，问道：“什么事呀？”

高文光看到电话员脸上的惊讶神色，明白对方是真的

没有听到，火气便消了许多，只是不满地问道：“你在想什么心事？刚才我那大的声音喊你，怎么也听不到呢？”

方小刚憨憨地一笑：“听说任副书记要我们开闸。我在想，闸门是开还是不开？这事，得好好琢磨琢磨。”

高文光一听，觉得好笑。他想，这个电话员，真是人们称呼的“百事管”，这闸开不开，明明是领导的事，他却要管闲事。老高很想教训几句，但一看对方很认真的神态，教训的言语从嘴边吞了进去，一个好奇的念头却涌上了心头。

“小方，你看闸是开，还是不开？”

方小刚望了望高文光，摇摇头：“不能开！”

高文光惊讶地问：“什么？”他双眼盯住电话员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这位办公室的老主任，对不同的意见，从来就是很恼火的。何况这回还是个小小的电话员！

“不懂事！”高文光摆了摆头，去推那辆靠墙放的自行车，快出门时，冷冷地向小刚交代了一句：“不要离开。”

方小刚一见老高不肯听取意见，看那个急匆匆走去的样子，象要去开闸，于是情急气粗地说：“老高，不能开闸！”

高文光一听口气，很不是味道，回过头来一看，方小刚正倔强地盯住自己呢。

高文光的火又上来了，先说了一句“你还年轻”，大

约觉得还不顶用，又补了一句：“用不着你管，把你分内的事搞好吧！”但是火气仍消不下去，盯着方小刚的脸问：“是我说了算，还是你说了算？嗯——”

那“嗯”的声调拖得很长，语音里透出咄咄逼人的气焰。

方小刚忍不住大叫道：“你别来那一套！”

这可刺痛了高文光。一九六六年以前，高文光推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很卖力的。什么“领导高明”论、“群众落后”论，在他脑子里根深蒂固。他把社会主义所有制下的领导和群众之间的革命同志关系，看成是“管”与“被管”的关系，主张对工人群众要管得“严一些”，因而大搞“领导立法，管理人员执法，工人守法”那一套，一度造成了恶劣影响，破坏了干群关系，压制和挫伤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。文化大革命兴起后，群众贴了他不少大字报，特别是金子贞贴出的那张《高文光向哪里走》的大字报，好似飞腾的烈火烧得他手足无措，吃睡不安，可是在开始，他还倚仗手里有权，对革命群众瞪着眼睛不服气，后来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了，搞得他很狼狈……

现在，没想到小小的电话员居然戳他的这块伤疤，气得他扬起右手大喊大叫：“糊我的大字报去！糊我的大字报去！”说着，头一昂，冷笑几声，推着车子气冲冲地走了。

对着高文光的背影，方小刚怒冲冲地说：“这么大的事，也不和老秦、金子贞他们商量一下。真不象话！”

老秦，一位老工人。他，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的觉悟高，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，去年整党时被选为新党委委员。

高文光在这次开闸问题上，理应和在家的党委委员商量办事。但他知道，对这件事，在党委内部是会有不同意见的。他考虑再三，决定绕道而行，心想：这是任副书记的指示，有不同意见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反正得下级服从上级。

方小刚是共青团员，上进心很强，人称他“百事管”，平时，同小金、老秦两人接触较多，他对这两个在文化大革命中走上领导岗位的同志，是了解的。从一九六八年年终那次关于水库怎么办的大辩论后，他就和金子贞、老秦一起，坚定地主张“走出去，开门办水库！”在那场事关水库举什么旗、走什么路的辩论中，方小刚认真学习马列、毛主席著作，结合水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实际，写出了不少大字报，批判了那种“给钱放水”和“有求必应，放完了事”的修正主义的办库主张。他同意金子贞等人的看法：办水库，就应该把管水放水置于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全局之中，要想贫下中农所想，急贫下中农所急。高主任如此一意孤行，方小刚能不恼火？他不会马虎了事的。

方小刚愣了一会，向隔壁电话室走去，心想：告诉金子贞去，她决不会同意开闸放水的！

虽说快要立冬了，但这午后的太阳，晒在身上还是火辣辣的。高文光推着车子，慢慢地下着坡道，心里出奇的烦躁，刚才方小刚唱反调，他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恼火。

老高是一九六〇年调到梅河水库的。管理处如果论资排辈，他自然算是一个元老。高文光身材精瘦，可一身有使不完的劲。一年三百六十天，起早睡晚，上面来了什么任务，他从不讨价还价，也决不拖拉，只会提前办好，使领导满意。他二十多岁入党，挨近三十岁时当了水库管理处办公室主任。别看上头有书记和处长，其实他是一个实权派。书记老魏在外搞中心工作的时候多，处长张建成在山东老家当武工队长时负过伤，年老多病，所以，管理处里里外外都是高文光一手抓。张建成和上面有些领导，对老高很是赞赏，夸他“有干劲，有魄力，有办法，工作抓得出色。”还有的说，老高“事业心强”，“肯钻研业务”，是个“不吃闲饭的人”。

急风暴雨似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，高文光做梦也没想到，那个常年扎着牛角辫的金子贞和其他职工贴了他那么多的大字报，说他执行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，犯了走资派的严重错误。高文光面对着大字报揭发的许多有根有据的事实，加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尖锐的批评和耐心的帮

助，当时他向群众检讨了错误，表示一定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。但是，他对许多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想通，思想上还有些疙疙瘩瘩。一九六八年春天，水库革委会成立时，他被推选为常委，不久又被任命为水库管理处办公室副主任。去年，他积极主张抓好水库和渠道的成龙配套，提高灌溉效益；领导和群众都赞成和支持，结果把灌溉能力提高到原设计要求的百分之七十，比往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。这是一个跃进，水库管理处受到地、县两级领导机关表彰，评上了先进单位。今年，书记老魏调走了，县里尚未派来书记，只是把高文光提升为办公室主任。有人说，看样子老高还会提升的……

但是，高文光也有他难言的苦衷：他有的主张，在“三结合”的新党委里通不过，有时甚至遭到青年干部金子贞的严厉批评。在职工中，他也不能象文化大革命前那样，一呼百应了。有时也许是因为疏忽吧，想办个什么事，事先没有征求和听取群众意见，就遭到来自下面的批评，动不动还贴大字报，当面顶，搞得不好下台。刚才，一个小小的电话员，居然敢当面顶，干涉起他主任职权内的事情来了。这，他实在是太不习惯了。

从方小刚又想到金子贞。小方为什么敢这样？还不是因为有你金子贞撑腰！不，严格地讲，方小刚就是金子贞带出来的。想到这里，高文光苦笑了一下，摆摆手。说实在的，老高对金子贞并没有什么成见。他觉得金子贞朝气

蓬勃，肯挑担子，也有政策水平。革委会刚成立时，他还是注意尊重和团结她一起工作的。但是，不知什么原因，他觉得在许多事情上两人谈不拢。老魏在时，还比较好办。老魏一走，担子自然落在自己身上，从此，和小金，还有那个老秦，相互的关系便难处理了。试问，我高文光是老干水利这一行的，水库管的好坏，上面只会记得我，你老秦是工人提拔的，你金子贞是刚纳新的党员，出了纰漏，你们好过关，我老高就不好过了。可是，这小金和老秦根本就不体谅这一层。从金子贞又想到赵耀先，在党委里头只有这个老赵，知道自己的苦衷……

“威望大不如前，干部难当了。”高文光怀着这样的感慨，慢步来到了副坝。

副坝的内侧，耸立着彩色的输水亭。输水亭，水库人喊作启闭室。室内安放有升降闸板的机器。老高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启闭室，摇动机器，升起闸板，把水放出去。但这机子，一人摇不动，老高把车子停在启闭室门前的坝上，径直向副坝那头走去。

副坝尽头，有一道十来米宽的斜坡伸向水面。水边有一块场地，临时搭了个竹棚，打回的鱼就在这里过磅。这时，还只午后两点钟，渔船还不见影儿，过磅的工人是闲空的，老高就是想找个工人帮他去开闸。

高文光刚走到棚前，里面有两个人同时喊他。抬头一看，一个是白胖胖的党委宣传委员赵耀先，另一个是面孔

黑青的事务长余天赐。

老高抢前一步，同老赵热烈地握手，问道：“几时回的？”

一听说是“刚才到”的，高文光不禁对着这个身材高大、面色红润的老赵喊道：“性急什么？歇歇嘛！”

“一心为革命嘛……”旁边的余天赐咧着大嘴，着实地把老赵夸了几句。

将近五十岁的赵耀先，寒暄了几句后，谈起了这次到地区水电局开会的情况，特别详细地介绍了白局长对梅河水库的赞扬、对高文光的夸奖。

“老高！”三十多岁的余天赐，扬起浓墨似的眉毛，拍着高文光的肩膀，哈哈大笑：“主任的椅子嫌小啦！准备请客吧！”

高文光按捺着内心的喜悦，摇摇头，“不要乱说，影响不好。”接着便谈起任副书记要水库开闸放水的事。

余天赐一听，两片巴掌猛地一拍，“好呀，水再一放，鱼就更好打了，老秦为首那伙拉网的，也会喜得合不拢嘴呢。”他说罢陡地直起身子，一脚踏在板凳上，把算盘往旁边一推，将一张记了一些数字的白纸，往高文光面前一放，一手摸着板刷似的络腮胡子，得意地大声嚷道：

“到今天上午止，已捕捞了三十二万斤鲜鱼，目前因为水深，那十八万斤还不容易到手，如果开闸放它几天几夜，水一浅，就保险啦。五十万，比去年猛增二十万呀！老

高，你行时了，又捞到一分大大的功劳呀！”

在旧社会上过大学的赵耀先，和粗鲁的余天赐恰恰相反。他给每人递上一根“前门”烟后，斯斯文文地向老高介绍起地区水电局白局长的指示：“梅河水库，今年捕捞鲜鱼一定要突破五十万大关。”接着，把白局长的其它要求和自己的看法揉合在一起，侃侃而谈起来：“去年水库捕鱼三十万斤，今年加它十万斤，也算跃进了。但是拿四十万斤的数字和放养水面面积一除，梅河水库还是玩不成龙头。如果鼓一把劲，把捕捞量提到五十万斤，咳，梅河水库不但在地区当上玩龙头的角色，而且在全省也是遥遥领先的‘冠军’。白局长说，这样一来，中、大型水库养鱼高产典型红旗，便被我们地区抢到手了。”

赵耀先吸了一口烟，轻轻地弹了弹烟灰，刚想接着说下去，这时高文光却抢着开口了：“老赵，白局长未必不知道，按五十万斤要求，今年就得将那些巴掌长的鱼糙子也捕捞起来；这样，明年会一落千丈，搞得不好，三十万斤都保不住呀！”

老赵摆摆手，微微一笑说：“白局长从省里到地区，在水电战线干了二十多年，岂能想不到你老高担心的这个问题！我猜，这老头子是想独步一时，开创水库大面积养鱼高产纪录啊。这也值得，即使明年玩龙尾，夺来的红旗总是飞不走的。这就不去说它。在回来的路上，我担心的是库里水深，那五十万斤不容易到手啊！刚才听你说，任